

之所以我行我素 是因为不可能获救
是的
我不相信拯救

没有什么 能再 掉下去

赵木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

没有什么 能再 掉下去

赵木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什么能再掉下去/赵木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
2003.8

ISBN 7-5063-2743-0

I. 没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5630 号

没有什么能再掉下去

作者: 赵 木

责任编辑: 朱 燕

装帧设计: 宋晓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30×1230 1/32

字数: 160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743-0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些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梦,我不喜欢这个现实世界,我活在我的梦中。“梦并不疯狂,只有现实才疯狂。”

冬天,北京的冬天粗砺得像一尊年代久远的雕像,一切都是凝固的,过去和现在都结了冰。我最喜欢的季节正是冬季,而且是北方的冬季。我的血液中流淌着北方的气质,我喜欢这个寒冷洁白的季节,喜欢在冰面上溜冰时产生的那种感觉。我写过很多关于冬天的诗歌,每当冬季来临,我浑身就散发着灵感,有如魔力一般。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:

冬天愈是寒冷
我的心愈是铿锵有力
一种不可言说的喜悦
像扑面而来的雪笼罩全身
我甚至拒绝随后而至的春天
复苏的大地会变得脆弱……

因为我出生在冰天雪地的北方,我就这么没有来由地喜欢北方吗?这似乎有点主观和武断。然而在我看来一杯咖啡是否需要加糖,加多少糖应当根据自己的口味,而不是他人的喜好来决定。标准化的东西越少越好。

一个矮小的女人迎面走来，手里夹着一根燃着的香烟，我们的眼睛几乎同时盯向对方，谁都没有胆怯直到面对面地走过。一位驼背的老男人正竭力地扬起头，琢磨着洗头房的牌匾，脚上穿了一双不知产自哪个年代的大头鞋定定地站在那里，看起来他仍有许多渴望，但是他的身体僵硬得更像是雕像。

女人们围着各式各样的围巾，围巾是不讲究的，质地，还有颜色，人们只是看重它的实用功能，或着说很多人的审美情趣还萌发在初始阶段，还不能给人美的感受。在寒风中老年人的背更弯了，臃肿的服装使步履更加蹒跚，真给人一种风烛残年的感觉，透出的只有寒冷，马路也更显得灰暗。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情。

晚上九点钟以后，大街上除了行驶的车辆，就几乎没有人了，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，人们几乎都蜷缩在屋子里。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刻出来散步。我围着羊绒围巾，戴着帽子和手套，并不觉得有多么冷。我沿着首都师大西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去。这条路毫无特色，丑陋不堪，路两边有许多小饭馆和商店，霓虹灯艳俗地闪烁着，传递出一种暧昧的味道。小酒馆里传出了男人的吆喝声，他们喝着二锅头，就着花生米和拍黄瓜，传播着道听途说来的消息，还谈论升迁发财女人。中央电视塔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物，远望去像一只巨大的花篮悬挂在夜空中。偶尔遇见的人都缩着脖子，身体像乌龟那样。他们匆匆走着，甚至头也不抬只想快点回到有暖气的房间里，他们有理由不喜欢这样的季节，除了呼号的北风，什么也感觉不到。人们抱怨这个漫长的占去了一年四中四分之一的冬天，寒风使他们更加沮丧，命运的鞭子正在抽打他们，他们自己动手打造棺柩。不止这些，人们可抱怨的东西还很多，抱怨夏天的炎热，抱怨刮风下雨的日子，对自然界怀有畏惧厌恶的情感，但是又想象着要凌驾于自然之上，把

自身的理念贯穿于地球乃至整个宇宙。如果人类能够控制宇宙万物？我不能继续想下去。很久很久以前人是动物的一种，现在人已经丧失了作为动物的自然属性。人们很难喜欢上正在度过的每一天，年轻人对未来充满遐思，老年人对过去则有无尽的依恋。我对年老的人沉浸在过去最不能够理解，他们在过去有过快乐吗？他们迈向死亡的步伐正在加快，为什么不珍惜现在？也许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珍爱，他们只是为了吃那些维生素才活着吗？有时候我会被眼前一棵光秃秃的枝干打动，我久久地望着它，以至于泪流满面，我知道明年它还会生长出娇嫩的叶片。这时候我总是尽情地放纵自己，我会让眼泪一直流到不想流的时候为止，这不是悲伤有时是一种欢乐，是一种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和表达。一个流浪儿悄悄地躲避在墙角，白天他在哪里流浪？那些严厉的监管措施使他像老鼠一样穿行在人们想象不到的地方。他为什么要流浪？他难道没有爱他的父母和其他的亲人？儿童是最无辜的，我爱他们但是我自己却不要孩子。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幼稚园当老师，和天真无邪的孩童在一起。我想起了一件事。叶子曾经谋划借用良种男人生一个绝对优秀的后代，她不可能随便和一个什么男人生养后代，她一定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出聪明漂亮的男孩，当然她不会告诉那个男人，她会一个人悄悄地把孩子生下来，她不需要有人做孩子的爸爸。她被这个想法折腾了好一阵子，我也被折腾得够戗，天天陪着她像侦探一样寻找良种男人。直到后来她遇到桑石，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值得怜悯的快乐。叶子最担忧的是女人不被男人所爱，没有男人的生活像深渊，她可不想掉下去，她像章鱼将吸盘牢牢地吸在岩石上。叶子喜欢穿醒目的条格紧身衣，宽条纹的窄条纹的，各种各样的颜色，这只发情的母斑马不知疲倦地奔跑。

你说上帝会惩罚什么样的女人？叶子问我，她有时候不由自主地想这样的问题。

按照基督教的原罪说，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，上帝惩罚每一个人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没有谁能够逃脱。我觉得叶子想这样的问题挺愚蠢。

那就不必担忧什么。叶子轻松地笑起来。黑夜正是那条引诱的蛇。

白天看书累了的时候就会开上车毫无目的地瞎转，从家里出来先经过紫竹桥、苏州桥、四通桥，这些桥看上去都很丑陋，桥下面是灰暗的停车场，武打片里最烂的打斗场所。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桥变得漂亮起来，每当我行驶在这些桥上的时候就会这样想，它们太难看了，怎么样能把它们打扮得好看一些，如果建筑也能像绘画一样随心所欲多好。上下班高峰的时候这些地方总是塞车，就像人患了便秘一样痛苦。

人类踏上了文明的单行车道，像赛车手那样在跑道上一圈又一圈地疯狂奔跑，还以为一直是在向前奔跑。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体现在哪里呢？体现在技术上吗？我可不喜欢技术，科学家在我眼里无异于撒旦，小的时候我并不这么想，那时候最崇拜的就是科学家。《我的理想是什么？》，小学老师总是要出这样的作文题来为难我们，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长大了当一名科学家！谁会当真呢？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科学家。诸如此类的还有《有意义的一天》，《难忘的一件事》，里面都包含着道德因素。我写的作文常常被老师说成是语言优美琐碎没有意义。我也仅仅在内心里陶醉于语言优美。小时候完全受着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教育，哪有什么想象力。我惟一能够想象的就是月亮上住着嫦娥，这还是刚刚能够自己阅读的时候从一本书中看到的。我每天都在想，月亮上没有空气，嫦娥怎么呼吸，她在上面吃什

么。那时我还不知道神仙不食人间烟火,虽然她长得和人一模一样也有体温也有自己的玩伴儿。我的想象力只局限在人的日常生活中,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,认为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,而且一天会比一天好,天天向上,月月向上,年年向上。于是上美术课画画的时候就总是画一些机器、冒着浓烟的工厂什么的,我们都热爱机器,因为机器会减轻人的体力劳动,会让人吃得好穿得好,总之非常盼望机器能让我们坐享其成,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我又不能说自己没有理想,那时候我的确是没有理想,我像小狗小猫小兔子一样存在着,因为一支糖葫芦而兴高采烈,那是一个自我的世界,因为我只拥有自我认知世界的能力,我还不能够认真地思想,特别是不能够想别人对事物的看法,我感受着生活,但是无从表达,从小我就感觉受到了语言这东西的压抑。语言是人类制造的最虚伪的工具,如果说什么东西最不可靠,那么毫无疑问将是语言。长大以后语言更是和心灵南辕北辙,所以我平常不怎么说话,我觉得说出的话都是垃圾。我爱李小鲁,我就去亲吻他,用手指尖抚摸他,和他做爱。关于爱情,我对李小鲁说的最多的一句话,就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那句话:我爱你。我说我爱你的时候,李小鲁竖起了耳朵,就像马兴奋起来那样。但是接下来我却什么都不再说。

爱我什么?李小鲁不甘心地追问。

不知道。这时候我就特傻,无法给我的话作注解。有的人称赞她的男朋友正直、善良、幽默、可爱等等诸如此类,说了一大堆的废话,就是不说我爱你。我总是说大家最难以启齿的话,其他的都体现在行动上。

李小鲁还是不放过我,把我逼急了就说:爱就是爱,爱一天算一天。

李小鲁就有点失落,但是过后总会释然。因为我每一天都

爱得那么投入，眼前的快乐比未知的将来要好。爱是一切的出发点，我永远不能毁灭这个词。

一辆开红色夏利计程车的男人硬要将我从行驶道上挤出去，我怎么能允许他如此蔑视我的存在，我宁肯撞车也不会让他得逞，最终他屈服了。我特别恨这种粗俗下贱的人。

历来都是小人得志，历来死的都是君子忠臣。历史给我的印象是，好人悲惨坏人猖獗。作为历史系的毕业生，我只找到了这样朴素直观的结论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会伤心。历史对于我是无序的，只是当作一部电影来看。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，它有规律可循。对历史学家这样的说法我不以为然。历史不是客观的，是主观的，是导演制作的一个个镜头。我的态度足以惹恼一些学究，我很知趣，毕业的时候没有进行论文答辩，我不做让自己受委屈的事，我会找到出口。我喜欢让自己回归到动物状态，语言越少越好，我把自己想象成动物，把有些动物想象成人。甚至，我想回归到精子和卵子没有相遇之前，不必体验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。我热爱母亲，但是我憎恨她的子宫。女人因为有了孕育生命的器官沾沾自喜，男人也因为女人是生育的工具而赞美女人。

下雪了，这是今年北京入冬以来降落的第一场大雪，雪尘急速地飞舞着，很快就遮盖了路面、房屋和光秃秃的树。整座城市沉浸在水雾中。这场雪来得那么突然，夹杂着水珠落下，很快凝结成了冰，马路像一面巨大的镜子。全城的交通立即宣告瘫痪，发生了一百多起交通事故，最严重的一起十九辆汽车首尾相撞，马路上一辆辆汽车密密麻麻地紧挨着，场面非常壮观，决不亚于美国的好莱坞大片。

圣诞节提前到来了。我望着灯火通明的夜晚对叶子说。

我庆幸今天下午没有开车，现在这种情况走路都比开车要

快。下午六点钟接到李小鲁的电话，他从新兴桥到花园桥整整用了三个小时。再说这种天气我更喜欢走路，雪花在我的面前恣意地舞蹈，一切因为湿润而鲜活起来，雪赋予这座城市一种真正的颜色，因为有雪冬天才更加可爱，没有雪的冬天就像一个形容枯槁的女人。

此时此刻，我和叶子正坐在亚运村的一家烤鸭店里，我们靠窗户坐着，对面是一家性用品商店，二十四小时营业几个字清晰可辨，我和叶子刚从那里出来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，喜欢那些希奇古怪的东西，叶子找到了两只避孕套，当然决不是那种普通的避孕套。夜色茫茫，雪花飘舞，马路上的冰闪着幽幽的光，这真是一个虚幻般的世界。我的眼睛恍惚起来。

叶子想要出国，她对风景如画的澳大利亚情有独钟，她的新生活将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展开。叶子说她是被桑石逼走的。女人的命运总是和爱情相连。叶子离不开男人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株美丽的盆栽植物供男人们欣赏。我佩服她的果断，她不会让自己屈从于男人，该采取措施的时候决不心慈手软，像隆隆的列车呼啸而过，仿佛没有什么能阻挡她的脚步。

失去的东西不可能失而复得。任何事物都无法重复。假如一开始就不把男人当回事，假如一开始就在广阔的生活天地里大有作为，这种可能性对女人微乎其微，女人只要一谈爱情就想结婚的事，一旦走进了心灵的监狱就会被关押一辈子，还以为这种囚徒般的生活很好，有吃有住的。叶子逃脱了。

我的女友们个个远走高飞，她们拼了命地出国，跑东跑西跟候鸟迁徙似的。叶子走后我就彻底孤独了，我对叶子有一种依赖，就像姐妹之间的那种依赖。叶子要我和她一起走，我没有答应，一点也没有犹豫。我怎么能离开李小鲁呢？我要在他身边呼吸着他的气息，我不能想象两个相爱的人，隔着偌大的太平

洋,陷入无边无际的思念。那种思念的滋味我品尝过,虽然不是噬心的痛苦,却让人坐卧不宁寝食不安,像一只被困的野兽。思念绝不是幸福,距离会毁灭爱情,还有性爱,我们正处于美妙的时刻。别相信什么“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,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这都是文人们无聊的呻吟。相爱的人谁都不愿意分开。

我们一起去吧,你和李小鲁能有什么结果?叶子逮着机会就劝说我。

为什么要追求结果?你和桑石的结局并不说明我也必会如此。说这话的时候我仍然相信爱情。叶子已经开始把男人当成性交的伙伴了,任性的容易受伤的女人。

你们之间肯定要有结果,不管这结果是好还是坏。叶子的眼睛烤得我的脸发烫起来。

我不在乎。我将眼光从叶子的脸上移走。

那你就熬下去吧,到最后你会筋疲力尽。叶子说得非常肯定。

我不想再谈论这个问题,经验和选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
人人都要去追求一种结果,为了追求结果而往往忽略了过程。上大学的时候就爱幻想未来,我的未来会怎样?我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去想,想得脑袋疼也想不出结果。现在我只想看眼前的事了。此时我正在吃美味的烤鸭,我决不去担忧明天晚上吃什么,不让这种思考影响了我现在对烤鸭的感受。

你走是对的。我吞下一口鸭肉对叶子说。我对桑石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,内心里不希望他们在一起。桑石是一个性格怪僻的已婚男人。性格怪僻这个词,我用得很笼统,考虑到桑石会看我的书,我决定虚伪一些,免得桑石骂我。好多事情我都得心虚地去处理。

都快三十岁了,还要出去闯荡江湖。叶子有些自嘲。

要真的是侠客就好了。我说。我珍藏了一套金庸的武侠小说,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像侠客那样偷懒,不食人间烟火。

来,干杯,为了我们今后的生活。我和叶子举起了酒杯。叶子的嘴一张一合,可怜的鸭子们站在流水线的入口处等候被屠杀。

叶子决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,她有很大的野心想方设法去实现。桑石说叶子是一个很虚荣的女孩,对于有想法的女人男人都会这么认为,女人是虚荣的代名词,男人总是这样说我们。其实男人也同样如此,他们的社会地位靠什么来证明呢?他们会以为穿名牌服装,开高级轿车,出入豪华气派的消费场所才能体现出自命不凡。男人不要老是指责女人,把女人弄得心情不好,对自己也没有什么益处。最好大家相安无事,如果不能彼此欣赏的话。

在和桑石的恋爱中,叶子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。男人喜欢伤害女人,虽然他们不是有意要这么做。叶子要远远地离开桑石,永远不想再见他。桑石是个优柔寡断的人,他丢弃了原本属于他的美好生活。

别再想男人了,没一个靠得住。叶子夹起一块泡菜。吃吧,叶子说,这么一小盘泡菜十八块钱。什么东西拿到被冠以高档的地方都会身价倍增。

我和叶子不再想桑石,不去想叶子走后他的痛苦,男人本来就是强者,本来就不在乎爱情。男人也会受伤害,这种伤害只伤及表层,不会损坏内脏,到春暖花开的时候,他们就会复苏,发芽,生长。男人不会为一个女人改变自己。

我和叶子又开始憧憬着未来,这可能仍属于青春期的症候。未来像一只小时候玩耍的万花筒,我们期待着变幻出美丽的图

案,虽然生活就像湖面上的那一层薄冰,承受不了任何重量,只是看起来好看。生活!叶子和我接连叹了一口气,试图要抓住什么。

人有了思想以后就控制不了自己,我刚才还说不去担忧未来,此时却又像一个病人。唉,我无可救药了,我像一个不小心落水的人,想抓住根稻草都没有,哭都哭不出来,只有拼命挣扎,鼻子嘴巴里呛的全是水,生活的污水。我的本能已经丧失了,思想又不能救我。我怎样才能获得解脱,怎样才能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?我厌倦了人类给自己制定的社会组织。死亡也许比什么都好,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终的解脱。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病逝的时候我没有流一滴眼泪,我心里充满了悲伤,却无法将这种悲伤表现出来。父亲去世后的那一个月里,我夜夜看见他站在我的窗前,眼睛盯着我,一句话也不说。父亲生前最担心的是我。他在想什么?是在责备我没有痛哭吗?为了挽救他的生命,喉管被医生切开了,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。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这些清晰的画面,我受不了,打电话让母亲去给父亲烧纸,纸一烧父亲的影子就不见了。我强迫自己忘记这一切,好能够轻松地活下去。死亡对于父亲来讲也许值得庆幸,他比我先进入了天堂,上帝喜欢谁就会让谁先走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却还要继续忍受痛苦,我始终认为自杀和正常死亡一样值得肯定,虽然我也许不会自杀。死亡是生活最完美的形式,只有死亡能够让我平静下来。

在李小鲁看来,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,我任性自我,缺乏明智,凭着一种感觉生活。生活像污染了的空气挤压得我透不过气,有时候我快疯了,又没有完全疯掉。我像一朵浮萍在黑夜里漂泊,不知道从哪里来,也不知道去向何处。我活着没有什么目的,不像别人那样野心勃勃。我是那种悲剧性的人,这一点我

很早就感觉到了，一个人如果要想与生活对抗，那简直是自取灭亡。我认同了悲剧，生活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悲剧，大悲剧，小悲剧，我更喜欢大悲剧，它带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毁灭性力量。生活总是改变着我，而我不喜欢这种改变。

你不仅意志薄弱，而且还非常颓废。李小鲁说我躲在灰色的角落里涂抹人生。李小鲁自己当然很有追求，他的人生是积极向上的，他不喜欢我的生存状态。

你哪怕到一个小山村当一名教师，都比你整天这样胡思乱想要好。李小鲁根本不了解我，无论到哪里无论做什么我都会神情恍惚。

人是自然界中最脆弱、最不堪一击的种类群体，肉体的痛，灵魂的痛，我既盼望像孩童一样天真无邪，又企盼弄明白存在着的万事万物，最终握在手里的只是岁月的无情。人在内心深处是绝对孤独和绝望的。祝你一生幸福。说这话的人可谓真心实意，然而我听起来却像是咒语。我们有幸福可言吗？我是个悲观的人，我只有在远离人群的时候才能获得片刻的宁静。没错，人应该让自己快乐，事实却是痛苦超过快乐十倍、百倍。记忆是有的，而且美丽，我能够找到活下去的理由。只是我怎么能快乐起来，快乐稍纵即逝，我习惯了苦难，即使快乐到来也难以把握。人类运用理性的工具驯服自己。我想做一个野蛮人，回到远古时代，我听到我的思想在嗡嗡作响，像一群狂轰滥炸的苍蝇。

小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一個疯女人，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对于疯子人们从不搭理他们，好像他们是另类。这个疯女人不一样，她长得很漂亮，于是就有那些无耻之徒偷偷扒她的衣服，尽管她是疯子，我仍然能够读出她眼睛里的恐惧。从那时起我就相信人是地球上最邪恶的东西，人们相信理性是因为理性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人的魔鬼的一面，然而人终究是

魔鬼。为什么这个疯女人到了这里就不再离去了？她每天露宿在街头，我经常从家里拿东西给她吃，我们从不说话，我有点害怕她。有一次天下起了大雨，我偷偷地溜出去，穿着绿色的小雨靴，打着小黑伞来到疯女人露宿的地方。远远地我看见她站在大雨中，浑身上下都被浇湿了，肮脏的长发温顺地贴在脸颊上，她的双手用力地伸向天空，两只乳房高高挺立着。我看呆了，我不相信她是疯女人，或者说我自己也想成为那样一个疯女人，在雨中无拘无束地伸展手臂。我的童年和这个疯女人一样孤独，尽管我是在蜜罐里泡大的。

今天雪下得这么大，哪里也去不了了。叶子点燃了一根香烟，她抽烟的姿势太难看了，不抽烟还像个淑女，抽起烟来简直跟妓女差不多。你看你像什么，桑石不屑地说。今晚她的嘴唇涂抹得那么浓艳，指甲又染成了深蓝色，上衣是低领的咖啡色紧身衣，下面穿了一条黑色带弹力的裤子。

你这件衣服挺漂亮。叶子很性感。我和叶子都喜欢漂亮的衣服，我伸出手在叶子的胳膊上摸摸衣服的质地。

是在西四买的，桑石一点都不喜欢，他老说我打扮得像只鸡，简直一点欣赏能力都没有。

男人有时也爱在一些琐屑的事情上计较。

实际上缺乏自信，他们希望自己的女人美丽出众，又害怕招惹是非。李小鲁对你这条裤子也有微词吧。

可不是嘛。他说你穿牛仔裤就穿吧，为什么要加这一圈毛边。

你不这么独特，他怎么能在众多的女人中一眼发现你。

满大街的人穿的都是牛仔裤，都穿滥了，我准备弄两条沙漠迷彩裤穿，不是一般的迷彩裤，是特种部队的那种。我说。

然后戴一副黑眼镜，酷死了，像一名杀手。叶子笑了起来。

别抽了。我望着叶子吐出的一个又一个怪异的烟圈儿，仿佛像绳索一样要将我们套住。

这烟还是桑石的，早上走的时候顺手拿了一盒。叶子把燃着的香烟扔在了白色烟灰缸里，我往上浇了点水。桑石是个烟鬼，叶子跟他在一起只有喷云吐雾的份儿。

叶子把香烟装进了包里。她做出一副诱人的姿态，身体呈S状以展示其优美的线条，她有着魔鬼样的身材，眼睛一闪一闪地放出光芒，叶子尤其在公众场合善于表现自我。装腔作势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，叶子喜欢蹉浑水，吃生蚝和牡蛎的主。我们在一起能吸引很多男人的目光，在男人看来我们女人味十足，叶子是妖艳的，而我的外表最具有欺骗性，上帝在我娇弱的躯体里隐藏了一颗坚硬的心。人本来是浅薄的，却要装出一副正经八百的模样。邻桌的三个男人眼睛像探照灯似的扫射过来，一看他们那灰暗的脸就知道是已婚的男人，百分之九十的已婚男人眼里只有性。

现在还有干净的男人吗？叶子非常讨厌这三个男人。

有呵，只不过我们不走运。

我和叶子又一人要了一瓶燕京啤酒，让服务生打开，也不用酒杯，就那么对着瓶口喝。旁边是惊诧的目光，我们并不理会，旁若无人大口地喝着，津津有味地吃着鸭心鸭肝鸭肠。胃开始膨胀起来，平坦的腹部像涂抹了鸭油，变得圆润成熟，不安分地闪着光。周围热气腾腾，宛如一个大屠宰场，有人赤了膊大声地喧哗，另外一张桌子上的女人大概喝多了，不停地大笑，笑声非常刺耳。我和叶子也能融入这样的环境，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周围事物的存在，上帝的造物都应当有理由在这个尘世间活下去，每个人自然也都有活着的方式。

两年前，也是这样凛冽的冬天，也是这样灯火辉煌的夜晚，

也是在这家烤鸭店，我认识了李小鲁，开始了我认为一生中永远只能有一次的爱情。

哦，这挺有意义。叶子始终不知道我是如何认识李小鲁的，她睁大了眼睛。这是她的特点，她视角宽阔，扫描范围是三百二十度，对事物的敏感超过了一般的人。正因为如此，她的各种欲望才会那么强烈。此时给我的感觉是，她恨不能回到当时亲眼看看，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都会让她叹息。

是啊，那一天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里程碑了。也许将来还会成为我的墓志铭，如果我有我的话。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吵闹的地方了吧。

我没有告诉叶子，是不想让她知道，我是一见钟情爱上了李小鲁。叶子排斥一见钟情，在她看来一个人怎么能爱一个自己完全无知的人。这是叶子和我之间的差异，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事物的看法简直南辕北辙，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交流，彼此理解和尊重，我们说一些隐秘的话，像吃饭一样自然。她告诉我她和桑石如何做爱，她逛街有时候不穿内裤，只用一块布裹成一条长裙。有人说我和叶子是同性恋，这真是荒唐可笑，有时候连李小鲁和桑石也嫉妒我们在一起。瞧你们的表情真不正常。桑石对叶子说。我和叶子的友爱牢不可破，别人无法理解。

镜头一：周末的一个夜晚，七八个朋友在这家烤鸭店吃饭，也约了李小鲁。他一直没有到，打电话说路上塞车。我不认识李小鲁，但是听朋友说起过，知道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，属于那种飞扬跋扈的高干子弟。那天晚上我也没有特别想认识他的愿望，我对权力一向敬而远之。我不是刻意要与众不同，小时候便是如此，在别人眼里我一直很另类。另类？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，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。我对生活的全部理解，就是走自